經武淵源

經武淵源卷之十三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

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此非孫吳之所及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

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孫子曰。死地則戰。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經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遂圍舒鳩。舒鳩潰。

八月楚滅舒鳩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既成以授子木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

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戍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

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
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
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是以将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
勸賞也。将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
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

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因。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又曰。昔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必成大功。子木曰。是皆然矣。

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孫子曰孫而避之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

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

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侯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孫子曰。不知諸侯之

謀者不能豫交又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諸侯是以睦於晉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

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又曰。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六韜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凡車之死地有十。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六韜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賞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

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蘧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孫子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

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

氏之族。及遷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将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狥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将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将師而從之。蔡人聚将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

殺予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下。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又曰攻其無備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

力。敗不可悔。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州来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使然毋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吳子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才。以備不虞。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此非孫吳之跡及也）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馬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

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先死之。六韜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

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冐刃之士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又曰。亂而取之。吳人

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孫子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又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

或獻諸子占。孫子曰。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民紀。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吳子曰。用兵必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勤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動可擊。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

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長兵。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彼多兵

矣。請皆用劍。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子禄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

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

於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遂越帥師將逆
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
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
也後既許之矣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
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
弗聽孫子曰不若則能避之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
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
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孫子曰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以鼓子載鞮歸。使涉佗守之。

郲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

遇雨。将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又曰。途有所不由。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吳人伐州来。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来。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来。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

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憯。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又曰。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

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孫子曰。餌兵勿食。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孫子

日。親而離之。又日。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憪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

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禽于人。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吴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

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孫子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經武淵源卷之十三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四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矦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吳子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

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
乃縊於薳澨。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
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
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
不備。遂滅巢。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及鍾離

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初季公烏。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烏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烏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

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

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

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孫子曰。策之而知得

失之計。又曰。殺歟者怒也。又曰。上下同欲者勝。然以論君臣之分逆矣。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孫子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然以伐公徒悖矣。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僞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貨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

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子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孫子曰。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

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
汰輈。輈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
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
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
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
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
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
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
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

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衡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鏨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

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

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孫子曰。形

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曰：逸能勞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又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始用子胥之謀也。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
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孫子曰。兵以詐立以
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獲楚公子繁。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
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又曰。君命有所不受。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

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孫子曰。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吳子曰。既食未設備可擊。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

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若。利之也。又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

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戰孫子曰殺敵者怒也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孫子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顔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顔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顔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

畫客氣也。莒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六韜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

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
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
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
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
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孫子曰。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謚死。涉佗亦謚矣哉。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又曰。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齊侯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

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又曰利而誘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

佗捘衛侯之手及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

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孫子曰。救敵者怨也。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

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又曰。安能動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
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
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
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
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
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

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六韜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

敗之。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尉繚子曰。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尉繚子曰。信在言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

隷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尉繚子曰為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又曰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

之。御對曰。痞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

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三畧曰。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䩙皆絕。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吾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又曰。近而示之遠。〕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上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
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事小。小不
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
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
聲。大夫諫不聽。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茅成子
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
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
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

得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六韜曰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郛侵及賴而還

經武淵源卷之十四終

經武淵源卷之十五 外編

豫章見羅先生李　材　銓纂
晥陵滄嶼先生左光斗　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父同梓

春秋纂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

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将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

武城克之。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

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

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乃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

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

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鋭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越王勾踐既敗于夫椒。乃說於國人曰。寡人不

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于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

二三子夫婦以蓄。命壯者無取老婦。命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

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
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
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
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
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
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
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
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
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

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

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又曰。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孫子曰。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

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㢊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

恐若越聞俞章吾民恐哄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闘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地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還我絕慮無還孫子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

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孫子曰。施無法之賞。出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又曰。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挑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說。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

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

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孫子曰。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

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怠我我不可以怠也曰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

若愠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孫子曰。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為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

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孫子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

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顧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多筭勝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

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

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

内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内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内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孫子曰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

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

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命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吾然後能為勝敗又曰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

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孫子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知。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

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
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
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
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
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
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
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
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
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

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
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
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
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
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
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

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孫子曰。天地孰得。乃止。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又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

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又曰。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敗。）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

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六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也。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

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

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
可以致天地之殛。六韜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王姑
待之。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
曰。觴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柰何。范蠡
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
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
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

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亮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

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

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

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
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
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
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
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
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
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
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孫子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故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又曰：君命有所不受。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將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

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孫子曰將軍可奪心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

虛。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孫子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又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遂敗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

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吳子曰。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啟於元龜。參之

天時吉乃後舉六韜曰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

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焉。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孫子曰。多方以誤之。又曰。其次伐交。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遠而不可及也。乃還。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三畧曰。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

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倖勝也。非攻權也。司馬法曰。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獲吉。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晉荀瑶師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

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司馬法曰祿賞不屢則士不勸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

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六韜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又曰、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經武淵源卷之十五終